

对于终身教育、教育民主化和 学习化社会理念的思考 ——再读《学会生存》

刘亮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文章介绍了《学会生存》提出的背景、内涵及现实意义。立足于当代和未来社会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趋势,探讨了当代教育民主化,终身教育的问题。

关键词:学会生存;终身教育;民主化;学习化社会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79(2004)02-0061-04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back-ground, connotation and realism of the masterpiece "Learning To Be: 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 that is published by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and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present educational democratization, and lifetime education.

Key words: learning to be; lifetime education; educational democratization; learning society

《学会生存》是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供职的法国教育思想家埃德加·富尔于1972年向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长递交的一份研究报告。《学会生存》一书的出版,被誉为是当代教育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其中的民主教育和终身教育思想,是对法国教育部长保罗·朗格朗1965年首次提出的终身教育思想的丰富和完善。富尔虽然被认为是继朗格朗之后终身教育理论的又一代表,但由于其提出的学习化社会理论,并由于其倡导学习在人的一生中的重要意义,所以,又被尊为终身学习思潮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富尔的《学会生存》一书,把学习化社会的概念推向了世界,并引发了人们对于终身学习的深刻思考。书中指出“教育应扩展为一个人的整个一生,教育不仅是大家可以得到,而且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教育应把社

会的发展和人的潜力的实现作为它的目的。”既然教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那么,学会学习和不断学习就可以对各种挫折进行补救,一个人的一次失败、一个阶段的失败,不能代表一生的失败、永久的失败;人的一生将永远是一个不断尝试、不断挑战、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过程。一个人的完善过程,就是智力、体力、情感、意志、美感等各方面能力的均衡发展,也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

1 《学会生存》提出的背景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教育舆论界就认为:全球科技革命和现代化生产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决定着每个人都要“学会生存”。正面影响如科技知识爆炸性增长、现代化生产结构激烈变化、劳动力市场频繁波动,致使每个人都面临终

收稿日期:2004-02-12

作者简介:刘亮(1978-),男,山西省洪洞县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史专业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比较教育、外国教育史。

身学习以应付生存的挑战。负面影响如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能源近于枯竭、南北贫富日益悬殊、社会分化明显加剧,加之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这一切,严重地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存,因此“学会生存”成了性命攸关的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编著并出版了它的具有全球反响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该书的基本设想是:通过受教育权的民主化实施终身教育,以使每个人有机会“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即获得生存技能,并“使人日臻完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复杂多样,作为各种角色承担各种不同的责任”,^[1]即获得个性充分发展,这就是“学会生存”的基本含义。至此,“学会生存”的概念明确提了出来。

《学会生存》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全球教育发展报告,在整个国际教育界风行一时,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我国也很重视对这篇报告的学习和研究。《学会生存》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初,在冷战的气氛空前浓厚、教育改革的呼声日渐激烈的国际背景下,教育扮演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有学者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这二十年看作是“教育的二十年”。二十年中,教育由繁荣走到衰落。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被认为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钥匙,而70年代的教育则沦落为世界上社会问题无法处理时的替罪羊。《学会生存》适逢其时,伴随着人们对教育普遍高涨的热情而诞生。因此,一经出版,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唤起了世人追逐理想教育的冲动,以至现在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学会生存》虽然不是为冷战的需要而作,但它事实上无疑适应了冷战时代的客观需要,“教育先行”的口号也一度走红,成为教育界的时髦话题。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教育界争取教育民主、平等的气氛相适应,《学会生存》也对此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它援引批评家们对“学校是充满不公平、极权主义和歧视的蜂窝”的指责,力图阐明民主化教育的范围、结构和实践进程。

2 《学会生存》的广泛内涵

(1) 倡导教育民主化和教育平等。教育民主化是当代世界教育改革的主流之一。教育民主化

要求教育事业必须进行一系列相应的变革:改造教育机构,扩大选拔人才的范围;教材内容个性化;以互相负责和交换意见为标志的师生关系取代教师的无上权威;以学业指导代替单纯的考试选拔;克服教育活动中的官僚主义和行政习气,实行分权制的教育管理等。教育民主化的中心内容则是教育平等。教育平等包括教育机会均等、教育过程平等和教育结果平等,学习阶段结束可获得同样的学历、就业机会等。教育机会均等又是教育平等的基础。不过,机会均等并非仅指名义上的平等,即一味运用行政权力和统一的既定标准,否认和牺牲个人的已有基础差异,强行将所有学生的水平拉平或拔高到同一水准。相反,它肯定每一个人都应受到适当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进度和方法又是适应个人特点的。

(2) 推动终身教育。终身教育,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股波及全球、方兴未艾的教育理论思潮,这份报告集中反映了对终身教育理想和实践的探索。终身教育是一种新的教育观念。作为一种教育实践,它虽然存在已久,但作为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它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现代社会对公民素质要求的提高,使成人教育、扫盲运动掀起了一次次的高潮,应该说,这是终身教育思想的一股重要的也是直接的推动力,特别是“1960年召开的‘第二次国际成人教育会议’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形成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2]终身教育理论的系统提出,应当归功于1965年保罗·朗格朗在“第三次促进成人教育国际委员会”的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终身教育》的学术报告;而1970年保罗·朗格朗出版他的著作《终身教育导论》,则可视作终身教育理论的初步成型。《学会生存》写作和出版之时,“终身教育的思想在近十年来已经聚集了很大的力量”,^[3]《学会生存》的作者们无疑明显地注意到并深刻地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学会生存》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公开接纳和极力宣扬,无疑也在客观上促成了这种思想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推广。“教育只有在它的行动实质和空间时间方面经历了急剧的变化,简言之,只有采纳了终身教育的思想,才能变成有效的、公正的、人道的事业。”^[4]成人教育虽然是终身教育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终身教育思想的直接推动力量,但是,终身教育超越了成人教育的传

统范围,将教育的视野扩展到了从幼儿到老年的整个人生,“这样,教育就会体现它的真正本性”。^[5]《学会生存》把终身教育作为教育政策的一项指导原则,而郑重建议“把终身教育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今后若干年内制定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6]不管是在已经实施终身教育的国家,还是在那些尚未对终身教育这一概念完全认识的地方,《学会生存》坚信,“终身教育的问题,为了达到终身教育所做出的决定和所应采取的途径,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甚至在那些尚未完全认识到终身教育这个概念的国家中,乃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7]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共同事业,教育永远都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困顿,教育如何发展在当今时代也正在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所在。

书中对教育目的的表述认为,教育目的在于对人进行科学训练和培养科学精神,培养创造性,培养承担社会义务的态度,培养完善的人;而如果说教育民主化为此提供了机会和基础的话,惟有终身教育才能够使之成为现实。终身教育思想贯穿《学会生存》始终,被诸多赞同者奉为“知识社会的根本原理”,并最终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教育改革主导理念。终身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迅速兴起有其必然原因:现代社会知识变革加剧,技术创新加速,人们置身于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中,试图接受一个阶段的正规教育后便能一劳永逸应付一生中各种挑战已经是不可能的事实。个人只有接受再教育,才能更好地生存。因此,教育也应该相应较少地致力于传递和储存知识,而应努力寻求获得知识的方法,就是教人如何学习,如何生存。终身教育思想主张教育贯穿人的一生,同时满足人各个层面的学习需求,为学习者指出了一条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崭新道路,彻底改变了过去将人的一生截然划分为学习期和工作期两个阶段的观念,更适合、更有利于人的身心发展,体现了当代社会对个体主体性的尊重。同时,它还促进了学习社会化。

(3) 构建学习化社会。正是由于终身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使人类社会正在或将要进入一个空前要求教育的时代。实施终身教育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正规教育,亦有非正规教

育;既有职业教育,亦有闲暇教育;既有学校教育,亦有社会教育。这就要求不仅必须发展、丰富、增加中小学和大学,而且还必须超越学校的范围,把教育的功能扩充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所有的集体、地方团体和中间组织等都必须共同承担教育责任,构建学习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公民享有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取得学习、训练和培养自己的机会。正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学会生存》一书在自出版至今的30多年中,展示出高度的科学性、前瞻性,历时愈久,愈加显现出它的非凡魅力。其所倡导的教育理念已经和正在对全世界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不仅是西方国家,我国亦是如此。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和公众在世界潮流推动下,逐步认识到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使命,并因循而动,以书中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3 《学会生存》的现实意义

教育界不仅希望了解教育的改革动向,而且希望探究世界教育的发展走势;不仅希望掌握微观层面、操作层面的教育教学技能,而且希望知悉宏观层面、思想层面的当代教育教学的理念基础和价值趋向。基于对教育的极大的热情,《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无疑是了解教育改革动向,探究教育发展趋势的基础所在。《学会生存》被教育界公认为当代教育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博采众长基础上有所创造而成,一经出版即引起了世界各国教育界的广泛注意。它从回顾教育发展的历史谈起,着重论述了当今世界教育面临的挑战与主要倾向,指出了关于实现教育革新的策略和途径以及最终走向学习化社会的道路,最后论述了教育的国际合作问题。因此,正如书中“译者说明”所言,“本书内容丰富,涉猎的面很广,几乎触及了教育制度方面的一切重大问题,既有较高的理论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性”。

《学会生存》看到了一个国家内部所存在的区域间的教育不平等现象,并对处境不利儿童的受教育状况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它认识到了在平等的教育机会之中应该包含的平等的成功机会,也

认识到了民主的教育本身应该拥有一个民主的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应当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并且教育方式应该能够使“学习者从学习对象变成了学习主体”。消除教育活动中的官僚主义习气,对教育事业的管理实行分权制,建立新型的各自独立、相互负责、能够彼此交换意见的师生关系。教育民主化的要求在《学会生存》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

《学会生存》充分肯定了教育目的的社会制约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和意识形态,在教育方面就能做出多少种选择。”^[8]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科学日益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掌握科学思想和科学语言,像掌握其他的思想与表达思想的手段一样,对一般人来说,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了”的情况下^[9],科学训练和培养科学精神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一时代教育的目的之一;人类自身的每一个发展与进步,都离不开人们在创造活动中对自己的发现与完善,创造性本身是人类的一大财富,而创造性也需要教育来扩充和发展;《学会生存》也认识到了教育在社会思想、观念、信仰方面的整合作用,要求教育承担重任,对学习者进行政治、经济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教育;面对社会中存在着的在阶级、劳动性质、意识形态、身心之间的种种分裂事实,《学会生存》把培养能够在体力、智力、情感、伦理以及美感等方面完整发展的人作为教育事业的又一个目的。《学会生存》所概述的教育的这四项目的,实际上都可以统一到最后的“完人”理想之中。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古老而又永恒的工作,教育始终同人的成长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不断地受教育,正是由于人类在不断的成长,逐步地走向成熟,这是任何时代教育的一个共同的、也是基本的特征。

4 《学会生存》的深刻启示

通过对《学会生存》的分析,可以认识到:第一,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主题,每一个时代的教育也都有其追求的理想,社会在发展变化,教育也应该随之进行相应的变革,以适应并引领社会发展的潮流;第二,教育活动本身有其理想追求,人们也有着关于教育的理想形式,教育的理想

与理想的教育共同推动着教育改革的进程,然而教育理想又必须借助于理想的教育来加以实现,有了理想的教育,教育理想才有其载体。在教育改革中,既要赋予教育以各项使命,全面发挥教育的功能,更应该通过不断的探索,寻求并达成一种或数种理想的教育形式;第三,终身教育的观念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教育活动的看法,使教育在时间上有了大范围的拓展,也已经逐步成为为世人所广泛接受的教育理论。我们的教育改革应该紧密结合终身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体制,为教育的终身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注释:

- [1][3][4][5][6][7][8][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的今天与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179,179,181,223,223,183,185.
- [2] 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664.

参考文献:

- [1] 张楚廷.教学论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2] 钟启泉,李雁冰.课程设计基础[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 [3] S·拉赛克,G·维迪努.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 [4] 毕淑芝,王义高.当今世界教育思潮[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 [6] 吴遵民.关于现代国际终身教育理论发展现状的研究[J].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3,(4).
- [7] 陈桂生.终身教育的精义[J].上海:上海教育科研,2000,(4).
- [8] 顾明远.学习化时代的全民教育[J].北京:教育研究,2001,(2).
- [9] 谈松华.变革与创新:中国未来教育的走向[J].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11).

(责任编辑:李庆华)